

卷之二

附錄



橫渠先生像贊



奮悅孫吳晚逃佛老勇
 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
 乃踐妙契疾書訂頑之
 訓示我廣居

西銘述解



澠池曹端正夫著

西銘大意明理一而分殊文公註之明且備矣然

初學者或未得其說端為分經布註以解之
或者便之而請書焉
辭不獲已於是乎書

乾稱父

乾天也天陽也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然不曰天而
 曰乾者天其形體也乾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
 謂萬物所資以始者也是乃天之所以為天而父乎
 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曰乾稱父

坤稱母

坤地也地陰也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然不曰地而曰坤者地其形體也坤其性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地之所以為地而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曰坤稱母

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予亦人也貌微小貌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閒蓋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此身便是從天地來今以藐然微小之身乃與天地混合無閒而位乎中子道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閒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

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且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

西金刻錄
明暗之異

民吾同胞

民卽人也吾謂我也言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我之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之云爾

物吾與也

與卽黨與之與也言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皆以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以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

且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

之宗子

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輔相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

之長

慈孤弱所以幼其幼

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

之幼

聖其合德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於父母者也

賢其秀也

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

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疲癯謂罷病者殘疾謂傷害者惇謂無兄弟者獨謂

老而無子者鰥謂老而無妻者寡謂老而無夫者顛

連言其老急困苦之甚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

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困苦無告者而何哉君子之為政先必施及這一等人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翼敬也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

害仁曰賊

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

濟惡者不才

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

其踐形惟肖者也

此即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之意非若上文悖賊不才者矣

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

且孝子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

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其志者也聖人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

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樂天踐形之事也朱子曰聖人之於天

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於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

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

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

不愧屋漏為無忝

屋漏室西北隅也忝辱也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

存心養性為匪懈

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專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

崇國名伯爵也子指禹也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

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
養者至矣

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穎封人穎考叔也隱元年鄭伯克段於鄆遂置莊姜於城穎誓之曰不及黃泉不相見也考叔聞之求獻於公賜之食啜羹而舍肉公問之曰母在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我獨無考叔問之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母子如初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是之謂乎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底致也豫悅樂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
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
順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申生晉太子也遭驪姬之讒而死申生無所逃而待
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
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曾參皙之子事孔子而傳道者也孔子曰父母全而

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若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賦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歸全之則亦天之曾子矣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伯奇尹吉甫之子吉甫惑後妻之讒採芰荷為衣作履霜操而死○履霜操○朝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恩離別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流願今知且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

凶禍福非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即父母愛之而恩育以加之也

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即父母惡之而懲戒以加之也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

南錄通解
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

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夜行燭序

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古人有是言矣伏惟我家嚴九歲失其怙恃自恨歉於讀書然天性仁厚資質聰敏見善勇於必行知過勇於必改嘗曰祖宗積德以遺我使我子孫既衆且賢矣享此團圓之福我受其榮豈忍積惡於身上玷祖宗之德下遺子孫之禍哉苦爲流俗所移於是以崇奉鬼神尊事佛老爲善泊端讀書於邑庠幸聞師友之談頗知聖賢之道乃告家嚴曰易云受茲介福惟以中正詩云思無邪思馬斯徂是則福在正道不

在邪術况聖門之教敬鬼神而遠之彼佛老以清淨而廢天地生生之理致令絕祀覆宗禍且不免福何有焉家嚴悔恨因執端手而諭之曰我不讀書爲流俗所惑昏迷至此可勝痛哉今而後由爾引我上去我便隨着爾行端拜曰古之孝子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端既奉命敢不拜教於是取聖經賢傳之格言扶正抑邪之確論朝夕諷誦左右又將文公家禮及鄭氏家規勸而行之既而家嚴喜曰昔我愚冥如夜行然自端開明之後雖未到高明遠見地步然常若有明燭照引於前者端

因述前言往行之經告於家嚴者纂集成書命名曰夜行燭藏之篋笥以備觀覽而已固不敢爲讀書知己者設也然是燭也照之於上下則上下無不明照之於前後則前後無不明照之於左右則左右無不明以之而引導於父母則父母之正道得而治家垂訓之理明以之而引導於兄弟則兄弟之正道得而成家立計之義明以之而引導於子姪則子姪之正道得而繼志述事之孝明用之則家道安和舍之則家道廢墜矣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可不慎所從哉

永樂戊子春三月甲寅曹

端謹序

箋夜行燭

昔人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則仲尼其萬古之巨燭也哉夜行燭一編自明孝保身至明道息邪目共十五言有數萬詳哉於聖人之道按理指事振聵發蒙無人不在于其燭照之中而其旨歸更有獨注文靖父素奉佛故篇終極論士君子生於斯世但當扶世道正人心明禮義厚風俗生有益於時死有聞於後奚可曲學苟合以隨流俗日夕誦說於父側久而其父悟遂不事佛文靖可謂諭親於道矣夫不能諭親於道豈可以爲人

豈可以爲子舜一生精神全在瞽瞍底豫故元德升聞
文靖盡事親之道而父志潛移其於道也明之而卽以
行之元燈一線當與仲尼之燭光相接未可輕視之也
容城後學孫奇逢敬識

夜行燭

澠池曹端正夫纂輯

明孝保身第一

孝乃百行之原萬善之首上足以感天下足以感鬼神

足以感鬼神所以古之君子自生至死頃步而不敢忘孝焉今我家嚴行在孝道常患不及故端畧述聖賢明孝之格言以告之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

而民是則之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曲禮曰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孟子稱舜之至孝其畧曰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

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也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也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也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揚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明孝曰夫孝冬溫夏凊晨省昏定飲食供奉潔淨節之父母有命善正速行毋怠命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父母已成之業毋消父母運蹇家業未成則當竭力以爲之事君以忠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居處端莊蒞官以敬戰陣勇敢不犯國法不損肌膚閑中不致人罵詈朝出則告往某方暮

歸則告事已成未成

愚謂此燭十條照引其行孝道者

明禮保身第二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守之則為聖賢棄之則為禽獸修之

則致福慶敗之則取禍殃所以古之君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今我家嚴有志

欲明禮以保其身故端畧述古昔聖賢明禮之格言以告之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也是故君

子此之為尊敬然○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劉康公曰吾聞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

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司馬溫公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序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但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胡氏曰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朱子曰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禮以恭敬辭讓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愚謂此燭十條照引其明禮而行者

明禮正家第三

男女有別乃人倫之大體正家之

別則與禽獸無異所以古之君子必嚴內外之分以禮男女之別故自七歲以上至六十以下不同席不共食其嚴如此今我家嚴志欲明禮以正家故端畧述聖賢明男女有別之格言以告之

易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

此必敗○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返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內外不共井不共湔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司馬溫公家儀曰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如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人語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厨○義門鄭氏家規曰家中燕享男女不得互相獻酬庶幾有別愚謂此燭九條照引男女有別之道

昔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孔子聞而善之又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往焉關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閫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有志於男女之別者法之

明禮却俗第四

程子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人家能存此等事數件

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所以古人正名正家以四禮曰冠婚喪祭今我家嚴志在明禮以却俗故端畧述聖賢明四禮之格言以告之其儀式具載文公家禮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

禮一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

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為之製公服而弄之

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

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駭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

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

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

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義門鄭氏家規曰子弟當

冠須延有德之賓庶可責以成人之道其儀式並遵文

公家禮○文公家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

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
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
厥德黃耆無疆受天之慶

以上明冠禮之當行而流俗之當却也

○禮記

曰天地合而萬物興焉夫婚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
所以附遠厚別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
也信其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
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
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

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
無義禽獸之道也○孔子曰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
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
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
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閨門事
在飲食之間而已無梱外之儀也此聖人所以順男女
之際重婚姻之始也○文公家禮曰男子十六至三十
女子年十四至二十乃可成婚自以爲參古今之道酌
禮令之中順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也○王吉曰夫婦

八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大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文中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婚取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必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司馬溫公曰夫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旣嫁而復欺給負約者是乃駟僮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旣被欺給則殘虐其婦以摠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其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旣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賣貨於女氏貨有盡而貪無窮故婚姻之家往往終爲仇讐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婚姻有及於財者勿與爲婚姻可也○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

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
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
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
因婦財以致富挾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
無愧乎○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婚亦有指
腹爲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
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官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
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家男女俟其既長然
後議婚旣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此悔乃子所

當法也○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
則女之事舅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
家則女之事舅姑必執婦道○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
娶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
配身是己失節也又或問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
否曰只是後世怕饑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
失節事極大○張子曰以義理言則婦死不當再娶夫
死不當再嫁當其初娶時便期以終身豈復有再娶之
事禽獸亦有不再配者夫婦之道是以夫止合一娶婦

止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則夫豈得而再娶特以重者較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缺也故有再娶之理雖再娶止謂繼室婦人則雖至窮餓死不可也○義門鄭氏家規曰婚姻乃人道之本親迎醮啐奠雁授綬之禮今多違之今一却時俗之習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以上明婚禮之當行而流俗之當却也○孔子

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司馬溫公曰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蔬食水飲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蔬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醢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今之士大夫居喪飲酒食肉者無異平日

又相從宴集醜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殮親賓則齋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墓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則以樂導輜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卽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食肉飲酒若有疾病暫須飲食疾止亦當復初唯五十以上血氣旣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父母之喪中門之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苦枕塊不脫經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外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爲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况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

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散不知何之借使剉
燒春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勸善
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
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
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
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
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
智所共知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
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賣田營墓而
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
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都無一
人誤入地獄見所謂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
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或問生卽是氣死
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以
治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世無浮屠氏乃比屋
可封天下太平及其有浮屠氏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
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哉○真西
山先生曰釋老追薦之說誠爲誑世然僧死則不用道

道死則不用僧今儒家者讀周孔之書死乃用釋老之
 薦豈非惑歟○文公家禮曰不作佛事○義門鄭氏家
 規曰喪禮久廢多惑於釋老之說今皆絕之其儀式並
 遵文公家禮子孫臨喪當務盡禮不得惑於陰陽非禮
 拘忌以乖大義○墓經曰墓禮聖人所制風水俗人所

說今乃舍聖制而從俗說不亦愚乎
以上明喪禮之當行而流俗之當却

也○愚謂儒家之禮原出於天地而制成於聖人
 故自周公而上作之者非一人自孔子而下明之
 者亦非一人矣其在五經四書詳且備焉彼釋迦
 老聃之書本無齋醮之論而梁武宋徽之君乃妄
 為齋醮之說故武餓死臺城而徽流落金虜將求
 冥福俱遭顯禍誠萬世之明鑒也奈何人不知戒

真謬成俗流至於今可勝痛哉然出俗超凡何代

無人宋程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
 一二人家化之元許魯齋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一
 遵古制不用釋老二氏士大夫家因以為俗四方
 聞風亦有倣之者今欲明其禮而却其俗焉以二
 先生為法毋曰我下愚也豈敢倣大賢之所為哉
 孟子有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况程許乎墓家詩曰
 墓家風水果何由舉世滔滔苦信求我道如依風
 木說陰陽箇箇倣王侯

聖祖勅曰天子祭天地神祇及天下山川王國各府州
 縣祭境內山川及祀典神祇庶民祭其先祖及里社土
 穀之神上下之禮各有等第○禮記曰非其所祭而祭
 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上蔡謝氏曰祖考之精神即

我之精神故子孫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則己之精神便聚而祖考之精神亦聚而來格今人於祖宗都却鹵莽只管外面祭他鬼神不知他鬼神與己無相干涉雖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類若是淫邪竊食而已並無降福之理○文公家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所居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祖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耐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或有水火盜賊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

家財○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爲之則力可及者自當如儀○中庸曰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祭義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其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張子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義門鄭氏家規曰起祠堂三間繚以週垣以奉先世神主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

以上明祭

祀之當行而流俗之當却也愚初請家嚴除淫祀
祭祖先之時無日之牛吠雲之犬所在成羣愚聞
之曰或有一人將父母不養以致流落在外尋覓
過日其子在家殺羊造酒吹彈歌舞請宴外來賓
客醉飽連日其父母悲泣而歸探牆而望不得其
門而入又復悲泣而去此子何如衆曰自家父母
不養却養外人正孔子所謂不愛敬其親而愛敬
他人者也豈非悖德悖禮忤逆不孝之甚者乎端
曰今人把自家祖宗父母都不祭祀却將外神他
鬼畫影圖形在家祭獻又去外面享賽某廟某神
與此人何異衆人皆
慚服自是不復非議

明倫保家第五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五者人之大倫

明之則為聖賢昏之則入禽獸所以天降生民則必作之君作之師使之治而教之以明其倫

堯命舜曰慎徽五典○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伊

尹稱湯曰先王肇修人紀○史臣稱武王曰重民五教

○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昆弟也夫

婦也朋友也○孟子曰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朱子曰宇宙之間一

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又得之而為性其張之為三綱紀之為五常○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俯慮臣民之

愚乃作

大誥以告教之尤丁寧於五常之教首編婚姻章曰自朕統一申明我中國先王之舊章務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民不知報章曰君之養民五教五刑焉去五教五刑而興者未之有也所以五教育民之安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既興無有不安者也民有不循斯教者父子不親君臣不義夫婦無別長幼不序朋友不信強必凌弱衆必暴寡鰥寡孤獨篤廢殘疾何有之有焉既不能有其有命何存焉凡有此者五刑以加

焉五刑既示姦頑斂跡鰥寡孤獨篤廢殘疾力弱富豪安其安有其有無有敢犯者養民之道斯盡矣○續編申明五常章曰臣民之家務必父子有親率土之濱要知君臣有義務要夫婦有別隣里親戚必然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衆尊有德不拘年之壯幼而序長幼之分此

古人之大禮也

愚謂此燭十條照引五常之道斯道也其原出於天而體具於人品節裁成於

聖人平正明白乃人之所易知易行者也若虛無寂滅之教幽深慌忽艱難阻絕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斷人之程絕人之類者此也萬物之靈何樂而共為哉

明哲保身第六

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我家嚴志欲保身而問於端故端畧述聖

賢所言明哲保身之道以告之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

人慕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曰言人之惡非以美己言人之枉非以正己○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太公曰人非賢不交物非義不取忿非善不舉事非是莫說謹則無憂忍則無辱靜則常安儉則常足○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慎○日月雖明不照

覆盆之下刀劍雖快不斬無罪之人非災橫禍不入慎

家之門○禮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

禮不接於心術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

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近思錄曰循天禮則不

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

景行錄曰誠無悔恕無怨和無讎忍無辱大丈夫當

人無為人所容○宋神宗皇帝御製遠非道之財戒過

度之酒居必擇隣交必擇友嫉妬勿起於心讒言勿宣

於口骨肉貧者莫踈他人富者莫厚克己以勤儉為先

愛眾以謙和為首常思已往之非每念將來之咎若依

朕之斯言治國家而可久○程子曰哲人知幾誠之於

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

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謂此燭十三條照引

為大守身為大如堯舜之兢兢業業成湯之慄慄

危懼文王之無射亦保會子之戰戰兢兢是乃明

哲保身之實也歟

保身全家第七不忍事聽婦言好飲酒惡諫諍四

者皆足以速禍敗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祀所以古之君子切以此戒焉我家

嚴欲以保身全家之道為垂訓子孫之方故端畧

述聖賢垂戒之言以告之

子張欲行辭於夫子曰願賜一言以爲修身之美夫子曰百行之本忍之爲上子張曰何爲忍之夫子曰天子忍之國無害諸侯忍之成其大官吏忍之進其位兄弟忍之家富貴夫妻忍之終其世朋友忍之名不廢自身忍之無患禍子張曰不忍如何夫子曰天子不忍國空虛諸侯不忍喪其軀官吏不忍刑罰誅兄弟不忍各分居夫妻不忍令子孤朋友不忍情意踈自身不忍患不除子張曰善哉善哉難忍難忍非人不忍不忍非人○論語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景行錄曰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能忍是心之寶不忍身之殃舌柔常在口齒折只爲剛思量這等字好箇快活方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忍一時之氣免百日之憂○會做快活人凡事莫生事會做快活人省事莫惹事會做快活人大事化小事會做快活人小事化沒事○吳氏曰今之人有父子異居兄弟別籍習以成風恬不爲怪原其所始皆因小嫌浸成大憾往往相視如讎曾不知忍之道也凡人所居倘能大書忍字勝於堂上卑幼所爲或有違於上意欲罪之則觀忍字含忍而不治尊

長所為或有不協於下情欲告之則觀忍字隱忍而不
 言夫如是上知忍而不肯陵下下知忍而不敢犯上故
 乖爭之忿息和悅之情生是雖累世綿遠聚族盛大則
 百年如一日千口如一身

愚謂此燭七條照引忍之道也謹按古人張公藝九世同

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太山幸其宅召公藝問其所以睦族之道公藝取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上善之賜之縑帛吾家倘欲以雍睦傳世上為祖宗出色下為子孫垂訓當以忍字銘心當以張氏為法毋曰我惡人也豈敢做好人哉

武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

婦言是用昏棄厥肆視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列女傳曰紉好淫樂不離媼己媼己所舉者貴之所

憎者誅之惟媼己之言是用○詩曰誓夫成城誓婦傾

城婦有長舌惟戾之階○太公曰治國不用佞臣治家

不用佞婦好臣是一國之寶好婦是一家之珍謹臣亂

國妬婦亂家賢婦和六親佞婦破六親家有賢妻夫不

遭橫禍○癡人畏婦賢女敬夫賢婦令夫貴惡婦令夫

賤○義門鄭氏女訓曰家之和與不和皆係婦人之賢

否何謂賢事舅姑以孝順奉丈夫以恭敬待婦類以溫

和接子孫以慈愛如此之類是已何謂不賢淫狎妬忌
 恃強凌弱搖鼓是非縱意徇私如此之類是已○毋聽
 婦言之誠曰毋用婦言以閒和氣○莊婦類多無識之
 人最能翻鬪是非若匪高明鮮有不遭□□案原本作
 蕞蕞疑誤

切不可縱其來往愚謂此婦十二條照引婦言之禍所
 當避也夫婦言之禍破人之親斷人

之義敗人之家絕人之嗣是故桀惑妹喜之言而
 亡夏紂用妲己之言而亡商幽信褒姒之言而亡
 周今人亦有聽婦人之言而上亡其父母之思下
 亡其兄弟之義內失宗族之睦外失隣里之和所
 以父子異居兄弟別財宗族相視如路人隣里相
 視如讎敵原其所以皆因婦言所致欲立身成家
 者當以聽婦人言
 之禍為深戒哉

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
 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文王誥庶邦曰祀
 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
 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
 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武王誥康叔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
 ○微子曰我祖底遂陳於上我用沈酗於酒○箕子
 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於酒○衛武公飲酒悔
 而作賓之初筵之詩以自咎之○第三章賓之初筵

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
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
悒悒是曰既醉不知其秩○第四章賓既醉止載號載
呶亂我籩豆屢舞傲傲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
屢舞僂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爲伐德飲
酒孔嘉維其令儀○第五章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
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
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毀三爵不識
矧敢多又○小宛之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
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樂記曰豢豕爲酒非
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
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
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晉陶侃曰大禹聖人乃惜寸
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
無聞於後是自棄也○班固案姓氏譜泊曰淫亂之原
皆在於酒○義門鄭氏家規曰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
許入脣壯者雖許少飲亦不宜沉酣杯酌喧呶鼓舞不
顧尊長違者箠之若奉筵賓客惟務誠慤不必強人以

酒○諸婦不許共飲酒年過五十者不拘愚謂此燭十

之當避也夫酒乃亂性之物速禍之萌也所以聖人深以惡之而切以為戒焉是故禹以惡旨酒而興夏四百年之祀而桀以荒湛於酒而亡之湯以不崇飲而興商六百年之祀而紂以荒腆於酒而亡之其餘以酒而傾敗者歷歷皆可紀而難以紙筆盡也君子聞之可不寒心哉端嘗自言曰養性毋貪昏性水成家切戒破家湯怕君不信觀前古桀紂會將敗夏商又曰余觀酒誥與賓筵更上參之大禹言灼見酒中藏大禍臨杯克戒庶能全因記於此以備不忘云

神禹諫乃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

以道者擊鼓論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

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

下之民○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國之將興實在

諫臣家之將榮人有爭子○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

耳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紂桀以唯唯而亡君無諫

臣父無諫子兄無諫弟士無諫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

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周

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令人有過不喜人規如

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

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輔氏曰人受

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稟之偏則由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善不知改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矣是豈可不懼哉人有告我以過我因得而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不以為喜乎

愚謂此蠅八條明受諫之道有消惡長善之功乃出

禍入福之門也夫君有爭臣君之福也父有爭子父之福也兄有爭弟兄之福也士有爭友士之福也成湯知乎此從諫弗拂唐太宗知乎此納諫如流子路知乎此聞過則喜此所以皆成聖賢之德而名流萬古也若夏桀無道龍逢諫而死而夏亡商紂無道比干諫而死而商亡吳不聽伍子胥之諫而為越所滅可勝痛哉

保親全家第八

俗語云家有一爭子勝有萬年糧能諫爭於親本孝道之事今以能

保親於無過之地則能全家於無禍之樂所以摘於明孝之篇而續於受諫之下庶使脉絡貫通而

上下兩便於觀覽云

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各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

為孝乎○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
 貞乎奚異焉孔子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
 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
 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
 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
 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孔子曰事
 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曾子曰父
 母有過諫而不逆○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
 則隨而號之○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

也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

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

敬起孝○義門鄭氏家規曰家長專以至公無私為本

不得徇偏如其有失舉家隨而諫之然必起敬起孝毋

妨和氣愚謂此處且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者其孝大

於養極甘願者矣和色柔聲諫父母於善者其孝大

大於拜醫求藥者矣書稱虞舜曰父頑母嚚象傲

克諧則孝烝烝乂不格姦良以此也然此不

惟孝子當行而實慈父慈母之所當察焉

兄弟至親第九

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兄弟

本一氣而分形乃同胞共乳是則

舉世之人豈有如兄弟之至親哉今人多耽妻子

戶側目相視如讎如敵切齒相恨如狼如虎傷一氣之和為眾人之恥惟我家嚴深惡於此端請畧述古人明兄弟之親破流俗之惑者以為垂訓之助云

周公燕兄弟之詩其一章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第二章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春令在原兄弟急難四章曰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五章言飲酒之樂則曰兄弟既具和樂且湛○行葦亦燕兄弟之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葛藟刺平王棄其九族其一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杕杜刺晉昭公不能親其宗族其一章曰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周襄王怒鄭欲以狄師伐之其臣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西山真先生昆弟至親出於天性豈有所為而為之乎○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親豈不欲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已○顏氏家訓曰兄

第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衿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姊妹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誼深至不爲旁人之所移者免夫○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卽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程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張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言兄弟宜相好不宜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
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疊
山謝氏曰兄弟不相好則家庭之間無非乖氣雖有妻
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情無不
相宜妻子之樂亦可長久蓋天合者微有乖睽人合者
亦不得安寧也○昔民有沈仲仁沈仲義兄弟二人爭
財產相訟到官官見二人頗通書史乃作文以諭之曰
鵬鴉呼雛慈烏反哺謂之仁蟻得羶而聚衆鹿得草而
呼羣謂之義蜂有君臣鴈有次序謂之禮鵲居巢而知
風蟻居穴而知雨謂之智鷄非曉而不鳴鴈非時而不
至謂之信昆蟲草芥尙能如此何況於人乎沈仲仁而
不仁沈仲義而不義兄習五典全無教弟之方弟講六
科豈有論兄之理爲錐刀之小利傷骨肉之大恩若不
休和有司來日理問詩曰共乳同胞一氣生祖先財產
不須爭一回相見一回老能有幾年爲弟兄○蘇瓊除
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
拔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
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

諸證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

遂還同居

愚謂此燭十六條明兄弟至親之道也端嘗於兄弟聚會之時從容言曰兄弟天合者也

夫妻人合者也今人有兄弟分居未聞有夫妻分居者焉是則疎天合而親人合者也豈非惑之甚哉然其妻果有貞靜專一之德生則同室死則同穴猶與兄弟有輕重親疎之不同况無禮無義不貞不節之婦夫死而又適他人不惟失己之身又且辱夫之行有識君子何若與兄與弟相親相愛以篤吾天合之好生則同樂於一門之內死則同樂於一墳之中豈不美乎况人之死生離合朝不慮夕古人言人活一世七十稀且以七十為期除幼小無知及疾病違離外兄弟齊會同歡不能以十年况未及七十而死者乎且家嚴兄弟四人今止有一人在咱兄弟六人明年今日未知誰在因作詩以諷之曰白頭兄弟古今稀奉勸同胞共勉相友愛相親須及早白頭兄弟古今稀又曰

今人這樣愚親親兄弟各分居陳襄畜犬猶知義何乃為人反不如又曰曰妻曰妾他人女惟兄惟弟父母兒輕重親疎天地判為人何不自尋思又曰世上多因疎間親妯娌分破兄弟門有人參透親疎理寧可休妻永不分又曰舉世誰親兄弟親原從一氣上分身今人各自私妻子不認同胞共乳人此語拳拳奉勸之言也辭雖鄙野心則真誠念之哉

睦族和鄉第十

內睦宗族外和鄉里其道具載於家規推仁之篇今又畧述古人之

言以明之則亦可謂家嚴治家垂訓之一方積德累仁之一助云

家人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顏

氏家訓曰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

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

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也○書稱堯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臯陶陳謨於舜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范文正公曰吾吳中祖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義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不卹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

愚謂世人不愛兄弟者是不以父母之心爲心也苟體父母愛子之心則於兄弟自不容於不愛矣不睦宗族者是不以祖宗之心爲心也苟體祖宗愛子孫之心則於宗族自不容於不恤矣噫傳祖宗父母之體背祖宗父母之心誠天地之罪人耳禍可逃乎

古靈陳先生爲仙居令教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隣佑相助無惰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藍田呂氏鄉約曰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

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人謀能為眾集事能
 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
 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
 生御童僕至於讀書治田治家濟物如禮樂射御之類
 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過失相規犯義之過
 六一日酗酒博鬪訟二日行止踰違三日行不恭遜四日
 言不忠信五日造言誣毀六日營造太甚不修之過五
 一日交非其人二日遊戲怠惰三日動作非儀四日臨
 事不恪五日用度不節詳見小學外篇○禮俗相交謂

婚姻喪葬祭祀之禮往還書問弔慶之節○患難相恤

一日水火二日盜賊三日疾病四日死喪五日孤弱六

日誣枉七日貧乏詳見小學外篇愚謂此燭七條明睦族和鄉之道也且夫

人於患難之中則內而宗族外而鄉里皆來憂恤及事平之後則各私其私各利其利而忘宗族鄉里之情或頭畜相侵或財物相虧輒生暴怒或相毆罵或相告訐或相屠戮原其所以皆由不知宗族之情鄉里之義苟或知之則相親相愛惟恐無日奚暇爭競哉且螻蟻微物也一穴之宮與眾居之一拳之臺與眾臨之一粒之食與眾聚之一蟲之糞與眾共之可以人為萬物之靈而不如蟻子之知義乎

訓誠子孫第十一 成家之計莫先於教子孫為善此我家嚴之常言也端請畧述

古人訓誡子孫之格言以告之不惟少裨家嚴之教又將使後之子孫有繼志述事之孝者知所先焉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誠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漢昭烈將終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爲○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夫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情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旣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惟樂戲談靡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

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肆麴藥以啣杯爲高致以勤
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暱近權
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
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
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
言之痛心爾宜刻骨○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
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畧曰誠爾學立身莫若先孝爲
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
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
人不知唯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
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
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尙清議南朝稱八達
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
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
眾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閒適足爲
身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怒容易生風波當時
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
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籛條與戚施舉

世重游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
馬援書殷勤誠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
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我本羈旅
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還憂畏深淵與薄水
蹈之唯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
首避名勢勢位雖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
還有替速成不堅牢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蚤發還
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
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康節邵先生誠子孫曰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
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
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
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
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
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
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
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
則覆宗絕祀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

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愚謂此燭六條明教訓子孫為善之道也

禍福因由第十二

禍福本善惡之應也世人不知為善以致福改惡以避禍而專

務諂神佞佛以為可以滅罪資福殊不知諂佞獲罪於天不惟不能資福又將速於禍焉家嚴灼見此理而欲以垂訓子孫故端畧述聖賢所明禍福之由以告之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大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湯誥曰天道

福善禍淫○伊訓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咸有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太甲曰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孔子曰為善者天必降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必報之以禍○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脩之致乎○太公曰讚嘆福生作

念禍生仁慈者壽凶暴者亡懦必壽考勇必夭亡○孟

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仁則榮不仁則辱順天者

存逆天者亡○唐太宗曰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千字

文曰禍因惡積福緣善慶愚謂此燭十七條明福在善而禍在惡也蓋善天理也行

善則為順天而天必眷之惡物欲也行惡則為逆天而天必絕之天眷之則無往而非福天絕之則

無往而非禍人情孰不懼禍而喜福哉但知善之當為而不知惡之不當為而為之所以速禍也小

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祀可哀而已

陰德保後第十三惟德動天善不可不修於身惟天眷德善不可不傳於後今人

雖有愛子孫之心而不知愛子孫之道但惟以私利愛之而已而不知私利之愛乃趨火赴淵之

覆宗絕祀之計也家嚴明見此理故常訓於家曰修身豈止一身体要為兒孫後代留此保愛子孫

之心也端既敬而體之因述古訓以明家嚴之心焉

司馬溫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

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

孫長久之計此先賢之格言乃後人之龜鑑○義門鄭

氏家規曰能愛子孫者遺之以善不愛子孫者遺之以

惡○景行錄曰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

亡為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為子孫作方便者其

後受惠○宋高宗皇帝曰苟貪妒損人終無十載安康

積善存仁必有榮華後裔○宋真宗皇帝曰施恩布德
乃世代之榮昌懷妒抱冤與子孫之爲患損人利己終
非顯達之門害衆成家豈有久長富貴○王翁孺漢武
朝爲繡衣御史嘆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吾所活者萬
餘人後世其興乎○祝二翁居鄉里人有病疫者家人
悉避之雖至親莫敢闖其門二翁每日清晨輒攜粥藥
徧飲食之然後反曰以爲常鄉人言其行子孫承之世
以資力好善聞於州郡其邸肆生業幾有郡之半時稱
爲祝半州○孫叔敖爲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

歸而泣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嚮者吾
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
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汝
不死矣及長爲楚國令尹○范陽竇禹鈞爲人素長者
家有僕盜房賃錢二百千慮事覺有一女年十二三寫
券繫於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遂遠逃去禹
鈞見女券甚哀憐之卽焚券留女育之及長以二百千
擇良配匹嫁之僕聞之歸泣訴前罪禹鈞不問僕父子
圖禹鈞生像日夕供養晨興祝壽公嘗夜拾銀二百兩

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故處候失物者須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其故乃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徧懇諸親貸得金銀若干將贖父刑昨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公驗得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惻憫復有贈賂其同宗及外嫻之貧困者公爲出金葬二十七喪嫁二十八女故舊相知及但有一面之識者遇其窘困則必責其子弟可委以財者給本俸之與販後由公活族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

雖素儉於宅南構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請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貧無供頓者公咸出之所以四方之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亡蒙恩深厚者有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公壽八十二生五子長儀次儼侃僖儀至禮部尙書儼至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諫議大夫僖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及八孫皆貴顯於朝廷右出寶氏陰德
○劉翺京兆人官建州因家焉緣居官廉明爲政

慈惠或收寇或決獄或賑貧或拯難活人無數事義心

仁公所至人則曰活我劉公至也其後孫領收峒寇有

功謚忠簡孫純收郡寇賜廟封忠烈從孫韜謚忠顯韜

子羽謚忠定子羽子琪謚忠肅世號五忠劉氏愚謂此燭十條

明積陰德保後人之道也前七條明其理後三條實其事惟冀吾家體之於心行之於身訓之於後

永永而不忘因取家嚴訓教之言續成一絕以告於後曰修身豈止一身体要為兒孫後代留但有

活人心地在何須更問鬼神求

善惡分辨第十四

善惡之分猶黑白之異也猶香臭之殊也人孰不知哉但拘於

氣稟蔽於物欲因失其本明之德昧其易明之理故往往以善為惡以惡為善且釋老之流本無父

門之人其於君臣父子夫

胎目之噫視我周公以上

下列聖之所明者為何物哉

所欲止者也端請畧述聖賢

善與惡而已善者天命所賦之本

極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

小人○論語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

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

小人懷惠○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泰而不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中庸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家語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闢大而不知所務從欲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

百善之美必有處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而自強不息君子也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苑通財施則天下無病貧此則賢人也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物之始終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則聖人也○曾子論止於至善之道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

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
 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
 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或
 問明道先生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天子何闕之深
 先生曰善惡有黑白之異也世之無父無君者惡乎善
 乎○宋仁宗皇帝曰乾坤宏大日月照鑑分明宇宙寬
 洪天地不容姦黨使心用悖果報只在今生善布淺求
 獲福休延後世千般巧計不如本分爲人萬種強徒爭

似隨緣節儉心行慈善何須努力看經意欲損人空讀
 如來一藏○古語云看經未爲善作福未爲願莫若當
 權時與人行方便○義門鄭氏家規曰人家之盛衰皆
 係乎積善與積惡而已何謂積善居家則孝弟處事則
 仁恕凡所以濟人者皆是也何謂積惡恃己之勢以自
 強尅人之財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

愚謂此燭
十九條明

善之當行而惡之當去也蓋知善
而不行知惡而不改者天必絕之

明道息邪第十五 具端滅而世道明邪說息而人
心正士君子生於斯世但當扶

世道正人心明禮義厚風俗生有益於時死有聞
於後豈可曲學苟合以隨流俗哉朱子曰邪說人

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猶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
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故端畧述先王之成法
以明聖人之正道使邪
說之害不得入吾家焉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
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
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是邪
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
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
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

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
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故曰能言距
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漢武帝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
至極之論董仲舒對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
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諸方指意不同也
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意以為
諸方不在六經之科非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
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

從矣○帝力求神僊終無顯功乃因大鴻臚田千秋之言而遂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嘆曰曩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神僊人盡妖妄耳○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可怪鬼神廣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姦人惑衆狹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

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拒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唯陛下拒絕此類無令姦人得以窺朝廷王善其言○光武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議郎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初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

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刑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誘愚俗精於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嗣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浸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至梁武而極其盛矣○唐高祖時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

域言妖路遠漢譚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僞起三途謬張六道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太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被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佛骨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四年年百五歲顓頊在位七十八

年年百歲帝嚳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五歲堯在位百
年年百一十八歲舜在位五十年年百一十歲禹湯年
皆百歲是時未有佛法天下比屋可封百姓安樂壽考
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
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
不減百歲周文王九十八歲武王九十三歲穆王在位
百年是時佛法亦未入中國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
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至齊梁陳三
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

前後三度舍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
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
得禍由此觀之則佛不足信可知矣○原道篇曰古之
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
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
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
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
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
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之害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白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而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閉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楊墨之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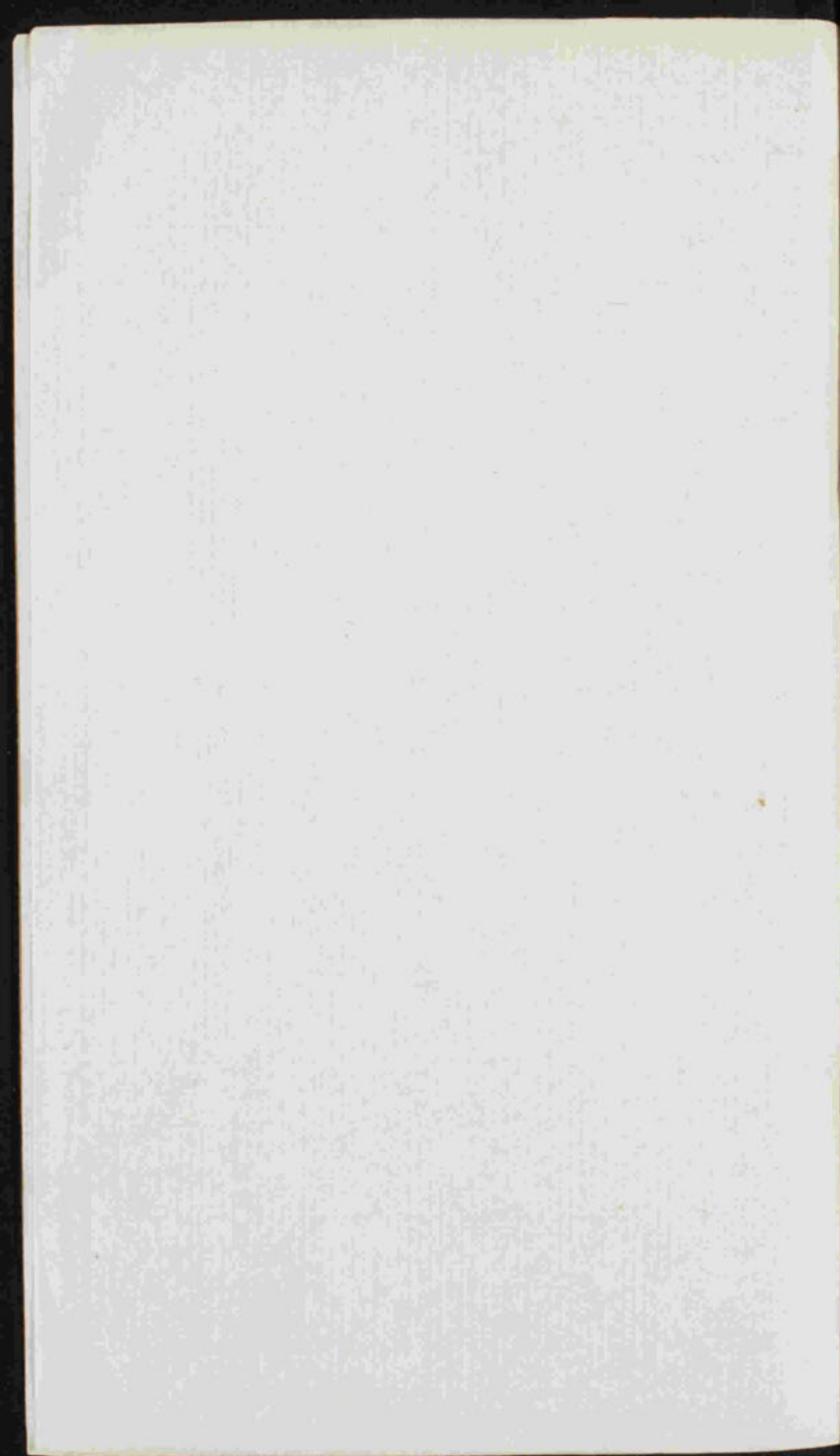
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胡氏曰惟其殄滅彝
倫戕敗天理故雖使吸風飲露巢居野處猶將廢之况
華屋精饌以養惰遊乎此則聖帝明王之所必除○朱
子謂學者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廢三綱五常
而已是極大罪名了其他更不消說○學者有以得乎
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
氏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
以得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
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

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難至而從其所甚易
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
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流難辨曲折皆非所以爲教矣
○陳氏曰老氏清虛厭事釋氏屏棄人事○真西山先
生曰堯舜禹湯之中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
之中誠孟子之仁義此所謂相傳之道也知吾聖賢相
傳之正則彼異端之失可不辨而自明矣

愚謂此燭十
八條卽正道

之當行而邪說之當却也或曰佛老之道清淨如
此固非凡俗之所及今子不惡凡俗而惡佛老何
也端應之曰易云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佛老以不
夫婦爲清淨則天地亦不佛老之清淨矣然使天

地如佛老之清淨則陽自陽而陰自陰上下肅然
 常如隆寒之時矣萬物何自而生哉萬物不生則
 吾族固無矣彼佛老之徒亦能自有乎是萬物生
 於天地而各具一天地生生之理故有胎者焉有
 卵者焉有勾者焉有甲者焉原其所以莫非陰陽
 造化之道也是故聖人順天地之理制夫婦之義
 使生生而不窮此所謂參天地而贊化育也且伏
 羲肯為佛老之清淨而不夫婦則十五世之傳一
 萬一千七百八十年之祀得乎神農肯為佛老之
 清淨而不夫婦則八代之傳五百二十年之祀得
 乎黃帝肯為佛老之清淨而不夫婦則五帝夏后
 氏二十三主之傳九百二十三年之祀得乎成湯
 也文武也肯為佛老之清淨而不夫婦則六百二
 十九年之商八百六十九年之周自誰傳耶高祖
 也太宗也肯為佛老之清淨而不夫婦則四百二
 十五年之漢二百八十九年之唐自誰與耶又如
 自今而後男皆如佛老之清淨而不求其室女皆
 如佛老之清淨而不求其家則百年之下生民之
 類有耶無耶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
 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
 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
 下然後禮義有所措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
 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而佛老只是一箇不夫婦
 把父子君臣天地上下之理殄滅盡矣區區慈悲
 不殺清淨不擾夫何補哉



110X
331
8